

海上繁花又是梦——试析虹影新作《上海王》

张炜炜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虹影的《上海王》是她声称“重写海上花”系列的第一部,她以“虚构自传”的形式来叙写了筱月桂在上海急剧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起伏跌宕的命运中洞彻了梦魇般的人生繁华。筱月桂的“上海王”经历只是“女性白日梦”一场,在“原乡”的模式下渗透出的也只是失乡的困惑,在女性自我发现的旗帜下却遮蔽了作为人的个体价值。

关键词 虹影 《上海王》;白日梦;原乡;作品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5)02-0071-04

《上海王》是海外著名女作家虹影声称“重写海上花”系列的第一部,她以“虚构自传”的形式来叙写一个女性在社会(上海)急剧现代化过程中的尴尬处境。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晚清小说中描绘倡优生涯的小说称之为“狭邪小说”^[1],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虽全面反映了19世纪末上海花街柳巷的生活琐细,但“批评家如鲁迅、胡适等都毫不迟疑地赞美它的艺术成就”^[2];张爱玲正确指出尽管小说的主题是80年前上海的淫窟纪实,小说中却殊少色情成分^[2]。虹影以“狭邪小说”的形式把“海上花”的灵魂赋予了《上海王》,以筱月桂在上海起伏跌宕的历史,洞彻了梦魇般的人生繁华,揭示了女权主义在传统文化话语中的历史命运。

一、女性白日梦

评论家陈晓明把虹影的小说《女子有行》的叙事称之为“女性白日梦与历史寓言”,认为她曾“热衷于探索那些非常规的、陌生化的、神奇而怪异的超现实经验”^[3]。“梦”就是虹影的创作经验,虹影在文本中声称“做梦却是她(筱月桂,或者说是虹影本人——引者注)无法控制的事”(《上海王》)。在《上海王》的扉页上,虹影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戏谑态度言称“本小说绝非向壁虚构”,这点噱头就有因其小说《K》的败诉而有欲出一口恶气之嫌,我们当然不会因为作家的声明来断定小说文本是“虚拟自传”还是“真实自传”,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郁达夫曾给他众多小说中的男主角取了接近他自己的名字——于质夫,也曾指出所有的文学作品皆是作者的自传。

既然艺术即是生活,生活即是艺术,为什么要将这两者分开?然而,郁达夫这种自传体的虚饰,不过是一种欺骗。事实上,他自己和他创作的‘自我’之间是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的。”^[4]像虹影这样“本小说绝非向壁虚构”的铮铮誓言也只能算作作家的一种写作技巧,它只是虹影的一个“白日梦”而已。

文本由“梦境”展开,上海的实业家筱月桂在无法控制的梦中回到她16岁那年,忆起她自己被卖到上海当丫头的情景。而筱月桂真正的“梦”的开端是在洪门堂主常力雄死后,靠着梦境(更确切地说是在梦境中与常力雄的交合)的力量使她由病重而痊愈,由灰心失望到重整旗鼓把川沙乡下的花鼓小调搬进上海这个十里洋场。而实际上,在梦中向常力雄倾诉、与之交欢成为筱月桂在现实中灵肉饥饿的抚慰。筱月桂在与黄佩玉物质交易式的关系中,黄佩玉物质的给予、权势的支撑却无法弥补她心灵的创伤、性的饥饿,她甚至通过“旁观”他人的性爱过程试图在幻想/梦中得到某种满足。及至筱月桂被女儿抢去了情人余其扬,在她住院的第三天晚上又梦(幻想)到了好久没有梦到的常力雄;事情总是这样,一旦她的疾病或厄运临近,便梦见他(《上海王》)。与常力雄短暂的幸福成为改变小月桂(筱月桂)这个乡下丫头命运的开端,这使小月桂原本空洞的愿望一下子胀满,使原本空白的性体验一下子达到巅峰,使她原本低微的生命一下子具有了价值。这之于小月桂是何其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短暂的开端几乎成了小月桂征服上海的动力,即使这一动力的来源是以力比多能量的释放作为原动力的。虹影在文本中似乎在极力夸大大力比

多的能量,在筱月桂“身上”,性的愿望几乎总是占据主要的地位……野心通常都被性欲倾向所同化^[5]。黄佩玉的“叛变”,残忍、冷酷,特别是筱月桂在他身上感觉不到生命的幸福与欢娱。这让筱月桂倍加思念常爷的好,痛恨黄的叛变,对自己当时的大意更是忏悔不已,最后,在“上海还有男人吗”的愤怒与情势所逼之下实施了她的报复。这一报复的成功不但成就了余其扬在上海滩洪门的地位,而且成就了筱余二人的艳羡关系,性欲伴随着野心的实现而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野心在性欲的满足中风旗招展,志得意满。筱月桂的情感、性欲的满足是以筱余二人的灵肉结合为表象的,但本质上却是筱月桂成了上海滩背后的“王”,这更大地满足了她对权势地位的所有憧憬。这看似辉煌的背后却难掩筱月桂“众(余其扬)叛亲(女儿常荔荔)离”的苍凉。文中有这样的描绘:景色壮观,似乎丝毫没有使她动心,筱月桂如同自言自语地说:“偌大一个上海,几百万人,我怎么就没有一个亲人?”她不禁悲从中来。

一切都如南柯一梦,筱月桂一生奋斗所得到的只不过是把脚伸在栏杆外一刹那的晕眩,那一刹那的放肆,甜梦醒来,她却发现自己:

她手握一杯香槟,脸上红扑扑的,神采飞扬,与十多年前走进礼查饭店让全堂惊艳的筱小姐一样,脸上怡然自得的神情如昔。那时候她一无所有,除了借钱做的一身旗袍,那时她一路受阻受苦,活得精彩,现在这整个上海都认识她,把她当作神话里的人物,有钱有势,才貌双全。但其实她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来爱的人,心空空旷旷,再没有火焰腾起,更没有归宿。(《上海王》)

十年一觉上海梦。筱月桂的历史命运“已经成为上海历史的一部分,成为‘上海’这个词内涵的一部分”(《上海王》),同时也组成了上海无数个传奇中的“这一个”。

二、“原乡”与“失乡”

原乡主题是文本中张显出的又一深层意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原乡”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主题,从鲁迅的《故乡》发轫一直延续到废名、沈从文、萧红等佳作频出,当代文学中也呈丰收之势,台湾司马中原等人的怀乡文学,王祯和等人的乡土文学,大陆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寻根文学,这些无不“述说时间流逝的故事而已;由过去找寻现在,就回忆敷衍现实^[2]”。虹影在《上海王》的后记《还愿到上海》中说:“我能让我的主人公替我还父亲的愿:在上海长大——冒险上海,征服上海,败绩上海。”希望“还愿到

上海”的岂只有父亲、虹影?它甚至包括一切在上海的外乡人,或一切身在异地的外乡人。“原乡”成了一个既形而上又形而下的神话,制造了或制造着一幕幕上海传奇。

在文本中虹影给她笔下的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设计了在上海的“无乡”背景:筱月桂是一个在乡下被卖进城的“书寓”丫头,父母双亡、亲人的绝情、邻人的冷漠早已让她无家可归,常力雄虽为上海洪门堂主,但死后尸体也要运回川沙乡下魂魄才能有安身之所,上海不是他埋骨的桑梓地,余其扬也只是一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弃儿,是生活在一品楼的小龟头,对他来说,“原乡”是无处上溯的血脉,不敢提起的血泪,常荔荔则是一个在文化和心理上双重的“无乡”,有西方文化教育的背景却置身在半封建半殖民的上海,这使她在文化上无法认同传统,作为“遗腹子”的她对父亲的渴望却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这从而使她在心理上具有先天的“丧父失乡”之感,新黛玉也只有回到一品楼才能安静地等待死神的降临,但把一品楼作为精神故乡则无不具有吊诡/荒诞的意味。“无乡”几乎成了每个人前生的命定,而这种宿命才使得上海传奇上演得如此轰轰烈烈,如此义无反顾。筱月桂正是因了这无乡的背景才获得了打拼的勇气,常荔荔才理直气壮地把她的余叔叔从母亲身边夺走。在这一层面上阐释,“无乡”无不是毫无牵挂、毫无芥蒂的生存,但这却也是使得筱月桂心存悲凉的地方。

筱月桂在主观上是一个强烈的“原乡”的人,但客观上她的原乡之梦则成了一幕碎心的往事,成了让她倍感屈辱的心病。在乡下生活了十多年的时间足以使她对家乡文化风俗的认同乃至这种认同早已渗入进她的血液中。但当她被卖给一品楼时却发了毒誓:“将永远不会再朝这海边渔村看一眼”(《上海王》)。这种决绝的姿态只是慰藉自己被舅父舅母抛弃的心灵之伤。乃至她无路可走,重病缠身时,她还是想起了家乡,认为生她养她的故乡能够接受自己的落魄,认为有血缘关系的舅父一家能够怜惜自己的遭遇,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反神话?)而已,她被家乡彻底地抛弃了,“原乡”成了失乡。在她成为上海滩的“名女人”之后回故乡扫坟祭祖时,其所表现出来的对亲戚朋友的不计前嫌,对家乡给予以女性身份拜祭祠堂的至高礼遇而还以捐建学堂的阔绰之举,这看起来好像是筱月桂的认祖归宗,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作秀”而已,或者说更是她一种“复仇”的方式,原乡主题在她那里已被置换成了“仇乡”情绪的发泄。这也可以从多年后她舅父一家从乡下来上海寻亲时她欲加以报复的事件中得到佐证。此时对

故乡满怀仇恨的筱月桂已融入上海的物质世界,上海的繁华成为她的安身立命所在。

常荔荔,她有在上海读教会学堂学习,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文化背景,却置身于上海这各种文化因素驳杂相错的都市,时空相错的历史悖论性使她成为上海的“畸形儿”。她不顾世俗的眼光,喊出“我想爱一个男人,我就是要爱!谁也阻拦不了我!”(《上海王》)常荔荔没有了世俗的羁绊从而对“继父”的进行引诱,我们与其把这种行为理解为古老的“恋父”情结在作祟,还不如把它看作常荔荔作为个体在一个城市(上海)的现代化过程中对父爱(即生命本源)的“原乡神话”的寻找与回归。由于她在上海缺少父爱的维护,而“余叔叔”的爱护;“余叔叔”洪门老大的气魄是她对“男人”这个概念的最深切最懂憬的理解。引诱和占有这个“男人”是她内心深处最踏实的“存在”,这是对自我认同的最高蹈的方式。至此,这个以“乱伦”为名义的故事就跌入了“原乡”的神话模式中。这种模式就如张爱玲笔下的她所独钟的上海蹦蹦戏,又如那始终咿咿哑哑拉着的胡琴,给上海繁华的背后留以历史的厚重感。它给予文本的意义就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范柳原看着浅水湾的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对白流苏说出的那段极具象征意义的描述:

……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城,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

在历史的断瓦残垣中,只有“原乡”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保持血脉一支。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镌刻在那最后一面被推倒的墙上或许只有“原乡”两个字能够记载“将来的荒原下,断瓦残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虹影在原乡的模式下开展的是“反原乡”的叙述,她笔下的人物都有一个“失乡”的背景,所以他们行动起来才显得那么既决绝又犹豫,既残酷又温柔,这或许就像作者自己感觉到的那样“最终我与上海还是‘隔’”^[6]

三、女性自我发现的遮蔽

虹影把《上海王》作为张扬女权主义的力作,并且认为“写性来吸引读者,是低级趣味。但是女性自己的性发现,也就是发现自我,或者说,发现自己的现代性:传统中国女性,似乎几千年没有过高潮”,“在小说中,我安排了女主人公的四段高潮幻觉。四重奏,渲染四种色彩。”^[6]虹影在强调女性自我性发现的同时却在对“其他”女性个体从男权文化角度进

行贬抑、否定甚至讽刺:

“阿其那媳妇真是没话可说,千里挑一,脸扁扁胸平平人板板,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他(余其扬——引者注)的老婆对筱月桂尊敬得过分,说是她的崇拜者,戏迷,一会儿倒来茶,一会儿端花生米来,一定要留她吃饭,却是绝对不离开他们俩半步。他们只能说公事,无法说一句想念对方的话。说完事,筱月桂起身告辞,那女人送客一直到街口。

作者极力张显筱月桂那具有西洋美女的优美体态美,但如阿其那媳妇那样的扁平身材却受到奚落却实属不该。在筱余二人的甜蜜“爱情”中,作为余其扬的妻子,她这个女人的悲哀又有谁能够体谅,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对灵肉的欲求又是谁能够为之高喊“自我自现”呢?在文本中,作者虽极力高扬女性的自我发现,但这种“发现”却有“遮蔽”和“被遮蔽”的危险。在褒扬筱月桂的同时却遮蔽了另类女性的发现,对待同一问题却采用了两种相反的标准,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遮蔽。

另外,从女性人生价值的实现层面来讲,筱月桂先后在与几个男人的周旋中改变了在传统观念中的被动角色,张扬了自我,获得自我的人格独立,成为十里洋场的“上海王”。文本中以“反男权主义”的立场来夸大筱月桂“克夫”、“扫帚星”的面相使常力雄、黄佩玉死于非命从而成就了她在上海滩的显名。虹影欲以“克夫”似的谶语作为自我标榜来悬挂起女权主义的大旗,但“克夫”之“克”只不过把男女两性间的那种天然的“他者”立场赋予了筱月桂,这个带有自嘲色彩又含革命色彩的词语却也说明了像筱月桂这样的女子在历史激荡的浪潮中那夷然存活的生命力。

在文本的自始至终,筱月桂(小月桂)都只是作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人或作为一位女性而被人认可的,作者过分宣扬了一个“女人”在社会进程中的阴性色彩以及它所带来的性别“优势”。洪门堂主常力雄的“钦点”是因为小月桂具有西洋美女的另类韵味,及至她与常力雄达到了欢娱的巅峰,这里的前提也不过是常力雄是以小月桂的恩客或救世主的身份出现的。小月桂身份地位都因常力雄的“宠幸”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由一个伺奉人的丫头成了有人伺奉的主子,虽然她也伺奉常爷,她是她的主子,但毕竟这种身份的上升成为她征服上海的最初资本。作者把筱月桂能够以女性之躯把一乡野小调打造成申曲的不凡之举来作为女性主人公成就自我的印证。殊不知,这一成就的背后却是筱月桂以女人的阴性之躯从黄佩玉那里以物质交换的方式获

得了申曲发展的资金和保障 ,如果失去了这一层关系 ,筱月桂申曲的命运恐怕早就夭折了。从这种角度看过去 ,筱月桂之于上海 ,就如文本中所描绘的 :三五牌香烟开始内装商标牌 ,画上是“ 海上第一花 ”筱月桂。

当时流行的杂志《 闺房 》 ,封面是她手握着最新款的电话机 ,穿着西式晚礼服的大照片 ,开篇第一个是讲筱月桂的穿衣打扮。

五洲大药房的“ 鱼肝油精丸 ”、“ 代参膏 ” ,广告上也是筱月桂穿着皮裘 ,作富贵少奶奶样 ,弄姿作态的。

连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的月饼厘上 ,也是筱月桂那张俏丽的脸。

筱月桂以流行的时装 ,娇媚的姿态点缀着上海的歌舞升平 ,成为时代欲望的形象代言人。与时尚杂志、月份牌、产品广告相比 ,申曲也就成了在上海的外乡人思乡念家的一个由头 ,这好比面包上的那点奶油屑 ,仅是好看而已。作为一位女性的筱月桂

的个体价值也在这种点缀中被剥离得体无完肤 ,张爱玲在《 倾城之恋 》中说 ,为了他们的爱情整个城市都倾覆了 ,虹影在这里要说的 ,则是为了一个城市的成长许多人都被遮蔽了。

参考文献 :

[1] 鲁迅 .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265.

[2] 王德威 . 想象中国的方法[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29 , 30 226.

[3] 陈晓明 . 女性白日梦与历史寓言[A]. 虹影 . 女子有行[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 序言 .

[4] 李欧梵 .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十讲[C].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36.

[5] 弗洛伊德 . 作家与白日梦[A]. 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 [C]. 孙庆民 ,齐元松译 . 长春 :长春出版社 ,1998.429.

[6] 符朝阳 . 虹影 :我做人由着性子[N]. 中国图书商报·导购周刊 2003-11-21(2).

· 简讯 ·

河海大学本科教学工作接受教育部评估

5 月 22 ~ 27 日 ,教育部对河海大学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进行了评估。专家审阅了学校的自评报告及有关资料 ,在校本部和常州校区、江宁校区走访了 21 个教学院、系和 8 个职能部门 ,考察了 18 个公共教学设施、实验室和学生综合设施 ,召开了 16 个各类人员专题座谈会 ,旁听了 40 节课 ,抽查了 2240 份试卷和 808 份毕业论文 ,随机对 300 名学生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问卷调查 ,还随机抽样考察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以及早操、晚自习和文化素质教育活动情况。

专家们一致认为 ,河海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 ,高度重视本科教学工作 ,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 ,不断加强教学基本建设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强化教学管理 ,加大教学投入 ,改善办学条件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是历届主要领导办学思路清晰 ,学校定位准确 ,发展规划科学合理 ;二是构建了一支层次较高、教学科研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 ;三是实验室、多媒体教室以及设备支持数量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四是形成了一批与国家及省部级重点学科相匹配的在全国有影响的优势专业 ;五是开发了本科教学信息管理系统 ,推进了教学资源优化组合 ;六是重视师德教育和学生道德教育及综合素质培养 ,效果明显。经过几代河海人的努力 ,学校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一是弘扬爱国爱水的校园文化精神 ,坚持“ 重道德、能吃苦、强实践、严要求、会创新、讲精神、善学习、促发展 ”的教育传统 ,培养了大批勇于献身水利事业、努力报效祖国的高素质人才 ,为国家的水利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是建成了高水平的国家工科基础课程力学教学基地 ,并依托基地将基础教育、工程教育和创新教育紧密结合 ,取得了一批优秀教学成果 ,在校内及全国同行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辐射作用。专家们同时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强对新专业建设的指导 ,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和经费投入的力度 ;二是进一步加强面广量大的基础课和实验课教学的建设与改革。河海大学校长张长宽教授代表学校对专家组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表示将对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开展讨论 ,在深入领会的基础上制订并实施下一阶段的整改方案 ,从而持续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用实际行动感谢专家们的帮助。

(本刊编辑部供稿)